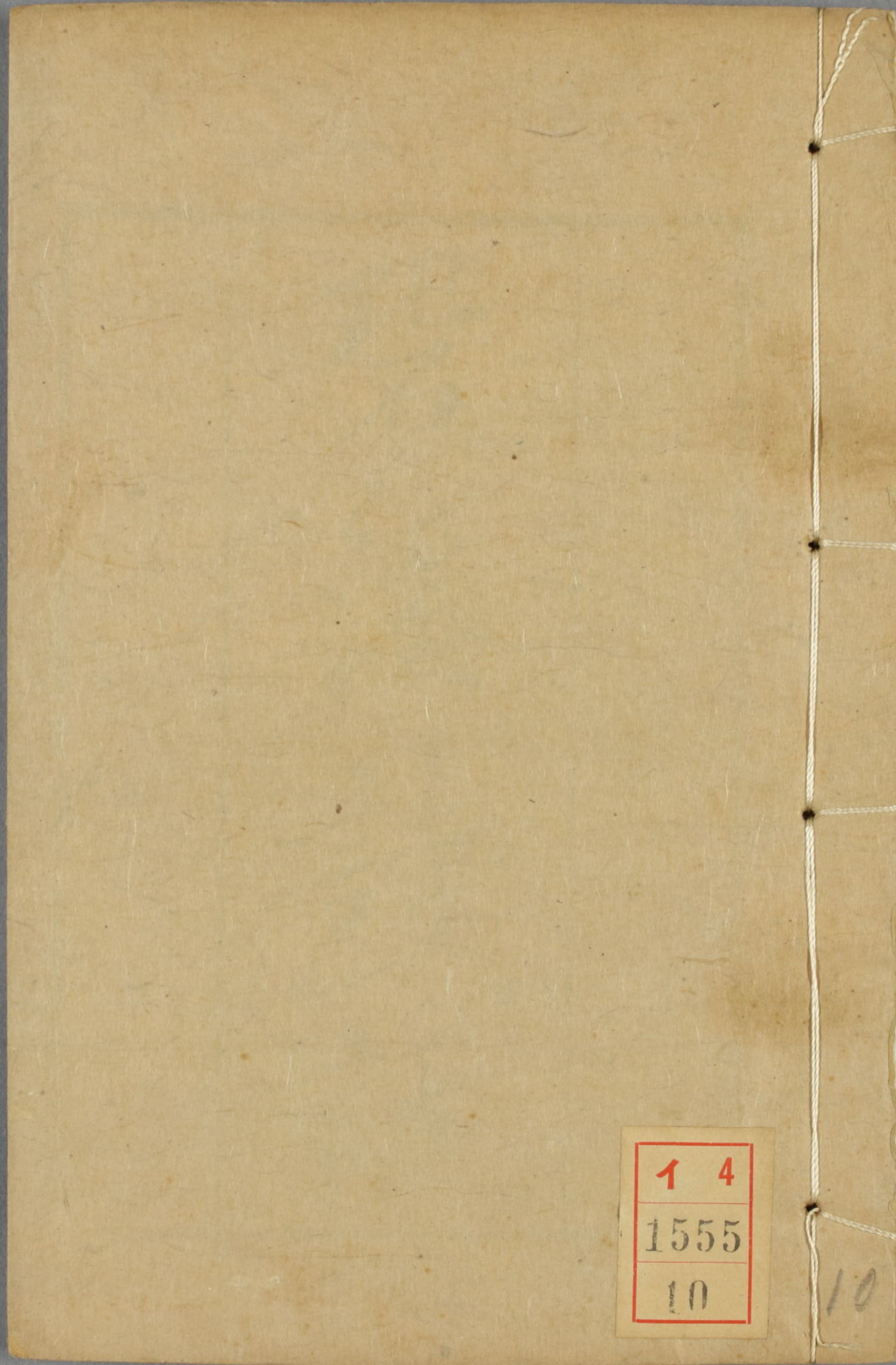




1 4
1555
10



硯石溪詩話



門 14
號 1555
卷 10

碧溪詩話序

作詩固難評詩亦未易酸鹹殊嗜涇渭異流浮淺者喜
夸毗豪邁者喜適警閑靜之人尚幽眇以至嫣然華媚
無復體骨者時有取焉而非君子之正論也夫詩之作
豈徒以青白相嬋駢儷相靡而已哉要中存風雅外嚴
律度有補于時有輔于名教然後爲得杜子美詩人冠
冕後世莫及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躓之中未嘗一
日忘朝廷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
聖人之言觀後人之詩則醇醜不較而明矣頃予暇日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一不刊言
樞衣于鄉先生黃公之門公出所爲詩話十卷謂予曰
吾生平嗜詩頗有佳句傳在人口今老矣不復自作時
取古人詩卷聊以自娛因筆論其嘗否且疏用事之隱
晦者以備遺忘日往月來不覺成編君其與我評焉予
退伏而讀之皆前輩論議所未到若嘲烟雲媚草木等
語率畧而不取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有補于時有輔
于名教者如璆琳琅玕森然在目得詩人之關鍵窺作
者之閭奧詳而正諷而不刻使人心開目明玩味不能
去手斯可謂難得也已公少負才取名第宰劇邑藉甚

有能聲一旦與當路軒輦不得棄官而歸優遊里閭其
中浩然未嘗戚戚于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嗚呼觀
其取與可以知其能詩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爲人隆歎
之餘未及請益而予赴館職後數載公亦云亡因循十
年未暇追述今閱舊集不勝挂劍之情因以鄙詞題其
首公諱徹字常明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

碧溪詩話序

自公歸鄉字常則詩數四半八月二十七日與弟
未期數故今開書來不期封公書因以贈其
公未及寄益而平公時雖涉難公亦不
其頃與所以其指詩其詩而所以其為人
中故然未嘗知其公而其公志不
其公一且與當其詩不其公而

碧溪詩話自序

予遊宦湖外十餘年竟以拙直忤權勢投印南歸自寓
興化之碧溪閉門却掃無復功名意不與衣冠交往者
五年矣平居無事得以文章爲娛時閱古今詩集以自
遣適故凡心聲所底有誠於君親厚於兄弟朋友嗟念
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與予平日舊遊所
經歷者輒妄意鋪鑿疏之窗壁間未幾鈔錄成帙而以
碧溪詩話名之至於嘲風雪弄草木而無與于比興者
皆略之嗚呼士之有志於爲善而數奇不偶終不能略

展素蘊者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無所舒吐未嘗不形於篇詠見於著述者也此說難孤憤離騷國語所由作也予賦性介潔嫉惡如讎不忍浮沈上下甘老林泉實其本心何所怨哉故詩話之集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衣之不敢私自作焉

碧溪詩話自序

碧溪詩話卷第一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
下已十三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崇意猛士
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餘能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
霸雜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
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竊
謂播告之詞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

欲也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思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爲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

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萬狀

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諡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東西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員竊補衮凡才汚省郎補官遷陟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幹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

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施設者故樂以告人耳夫八軀碌碌之人果何能爲汲長孺曰天子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任遐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遐能制之觀此以驗二詩信而有證矣自比稷契豈爲過哉岑侍御行軍詩云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云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

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劍閣云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槌碎黃鶴樓劉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王川三儕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槌碎劉却之語但覺一味麤

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上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退之贈崔補闕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皆謬承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預爲天下後世慮

石筍行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小臣非小官也凡事君不以道雖官尊位崇不害爲小臣耳下云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此非官小者所當也但乍讀者則小臣之語似不指公卿耳未

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木根豈非欲取渾敦窮奇投諸四裔使天下如一同心戴舜者歟

李義山任洪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下和雙別足一生無復沒階趨雖爲樂春罪人然用事出入意表尤有餘味英俊屈沈強顏低意趨跼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于傷足者非麤知直已不甘心于病畦下詆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皇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錦鯨卷還客如覺心和平其意

在明分守警署鑒屏斥玩物嚴道義之大節豈直專
爲詩哉就中和平之語尤可人意世有豪橫凶人強
委饋于善士而不能驟絕之其心媿恥雖欲和平不
可得也

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史筆森嚴未易及也

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老成當

不如此昔人欲沈孫武于五湖斬白起于長平誠有
謂載嘗安老杜云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
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
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
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文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
憂戚蓋以人生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爲大罪
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昌黎贈張道士云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
氣不忍死茅茨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

膽謁至尊豈是賢榮寵誓將救元元聖俞贈師魯云
臣豈爲身謀而邀陛下睠皆急於得君非爲利祿計
也

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格君心
之非汲長孺諫上多欲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
詔書無二道也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所謂嘉
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也

霄漢瞻佳土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卽人不到處自衆人
必曰歎曰媿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
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傲睨
天地汪汪萬頃奚足云哉

溫公治第洛中闕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
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之
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言其得
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瘂疑未盡命名
之意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
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
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
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爲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雖云稱賀收復抑又蘊深意
元首無爲乃分位固然其所以遽離廟社遠播蒙塵
者諂諛之臣實爲禍階耳噫諛言諂詐日陳乎前黃
屋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溫公題趙舍人菴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

朋雖造次間語亦在于進直諒之益而退便辟之損
也

碧溪詩話卷第一

碧溪詩話卷第二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爲殘杯
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爲清觴異味卽云新歡便飽姜
侯德王倚爲沽酒割鮮卽云古人情義晚誰似豈附
炎老饕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
有徧性合幽棲直恥事干謁之什以自見其志亦
如示姪佐云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
頗覺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癡人以夢爲實故示姪

濟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
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其卑汚乃爾不肖爲五斗
折腰殆無異矣

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
渠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媒語
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
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
忘納諫況黃屋旣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

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閹
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
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
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
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領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
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
喜近臣知蚪須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
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髮鬣尚憶重瞳光天容玉色

誰能畫老師古寺畫閒房蓋遵此法

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有拔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遊西霞菴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

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郡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賚真文具爾

退之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趨附權勢以圖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爲國爲民哉及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龔俗無知諂祭非鬼無異也

杜集及馬與鷹甚多亦屢用屬對如老驥倦知道蒼鷹

飢易馴老驥思于里飢鷹待一呼老馬倦知道蒼鷹
飢著人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放蹄知赤驥振翅
服蒼鷹老驥倦驤首飢鷹愁易馴馬行云吾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又不比俗馬空多肉一洗
萬古凡馬空楊監出畫鷹云于戈少暇日真骨老崖
嶂爲君除狡兔會見翻韉上王兵馬使角鷹云安得
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畫鷹云何當擊凡鳥
毛血灑平蕪餘尚多有之蓋其致遠壯心未甘伏櫪
嫉惡剛腸尤思排擊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左

氏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少陵有
焉

吳邁遠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
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袁淑謂人曰我詩有生氣亦
以用心深苦俄爾有得宜不勝其喜子美云語不驚
人死不休貫休謂得句先呈佛皆爲此也

林和靖贈人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
廉態抑又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
不移何隕穫之有子美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

愁也讓粟不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
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樂天云妻孥不悅生怪問而我醉臥方陶然退之曰
莫爲見女態戚嗟憂賤貧

老杜畏人有云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番
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荅嚴八乃
云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又有草萊
徑欲教鋤亦如厭就成都卜而云憑將百錢上漂泊
問君平自知者觀之則爲遊戲篇章得人自在谿土

拘泥則前後不相應也東坡谷林堂云古今正自同
歲月何必書遊香積山又云尋幽志不繼書版記歲
月

蕭思話先于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于惠基嘗謂所親
曰須昏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
惑畢昏嫁竟爲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
昏嫁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
子妄意其閒酤坊茗肆適以汚累之謫仙云但得醉

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皎云百千幽
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
覺逢人休道北窗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
次知使子猷知此必錯其喙也

和靖與士大夫詩未嘗不及遷擢與舉子詩未嘗不言
登第視此爲何等隨緣應接不爲苟難亢絕如此老
杜云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鍾鼎山林各天性濁
醪麤飯任吾年道義重而不輕王公者也阮孝緒南
斗王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使

麤麤可驂何異驢驢

靈澈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爲口
實凡語有及拙簪卽以此譏之余謂矯飾罔人固不
足論若出于至誠時對知己一吐心胸何害嘗觀昌
黎送盤谷云行拙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農桑贈
侯喜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八箕穎無還時如今便當
去咄咄無自癡如今更詐恨可便耕灞滻此類凡數
十豈苟以飾口哉其剛勁之操不少屈所素守定故
也

晉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
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其賓主
去住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
曾諳小逕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五馬
莫畱連岑參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旆五馬幾時朝魏
闕子厚五馬助征騏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坡鼓吹
未容迎五馬介甫尚得使君驅五馬近人于太守安
居閒閣例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

衍以其妻舍麻黷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搏在臨
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爲百姓搗登聞鼓其絕口蓋有
由然如子美張籍皆云呼兒散寫乞錢書太白顏公
三十萬盡赴酒家錢岑參閒時耐相訪正有牀頭錢
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坡滿江風月不論錢谷青山
好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或問鄭絳相國近有詩否荅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土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絳雖有詩名本無廊
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

渴于攘却緊請于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
時病率此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等皆譏荒淫
獨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
川明宗曰希濟不謗君親忠孝也賜綵百段余謂希
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
爲幸誓不爲人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

韋蘇州贈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
郡中燕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在民康余謂有官君

于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
如讎者得無媿此詩乎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
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
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劍上黏腥
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
口穀未第時嘗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
穀前拯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
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蓋譏當

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凶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于治亂安危也

碧溪詩話卷第二

碧溪詩話卷第三

甫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觀打魚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八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叉人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雪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

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之又魚
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亦如斬簞云但願天日常
炎曦故後人攻之云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常
炎赫

賓客集添鑪擣雞舌灑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
竹葉瀉離尊此體甚衆惟柳子厚從崔中丞過盧少
府郊居一聯最工云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
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爲國老濁酒爲
賢人故也夢得又有藥鑪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于

湯燭君軍矣余嘗爲郊行詩云江干食息呼扶老木
未攀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鷲一名扶老爾雅女蘿
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遣一枝居巧婦
不殊大厦賀嘉賓蓋用爾雅註鷦鷯俗呼巧婦炙鷩
子雀一名嘉賓言集人屋如嘉賓也樂天曾用巧婦
對慈姑

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綽
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
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近人兼用之臨川云閒中用意

歸詩筆靜定安身比泰山坡云水洗禪心都眼淨山
供詩筆總眉愁

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太
白云我如鷓鴣鳥南遷嬾北飛皆徧伎躁辭非猷猷
惓惓之義杜云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愁來有江
水安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情
延頸乃心王室可知

靖節歡言酌春酒日莫天無雲此處猷猷而樂堯舜者
也堯舜之道卽田夫野人所共樂者惟賢者知之爾

鍾嶸但稱其風華清美豈直爲田家語其樂而知之
異乎衆人共由者嶸不識也

老杜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碓九鑽巴嶧火三蟄楚祠
雷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逢九月越州
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
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日餘杭
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
吳鄉兩邊鬢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質直敘
事又是一格

山陰野雪興難乘佳晨強飯食猶寒皆幹旋其語使就
音律近律有天上驕雲未肯同十年江海別常輕花
下壺盧鳥勸提與君茲亦不須傾皆此法也

昌黎送劉師服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
尉云祇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濶之辭然
貪饕苟得污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爲愈

舊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
苦非若好事者夸辭亦謬用其心矣

杜夜宴左氏莊云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閱時
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窗中人語猶
有未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堂朱墨
小燈籠可謂善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子瞻云推門
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見雲母慣親燈火儒生酸態
盡矣

韋應物贈李侍御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
清又雜言送人云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
名此可爲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子厚曉行云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又放鷓鴣詞云
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惜乎知之不蚤
爾

柳讀書篇云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
卷兀若無葢嘗荅許京兆書云往時讀書不至底滯
今每讀一傳再三伸卷復觀姓氏在宗元則爲瘴疴
所擾他人乃公患也

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菰嘗
乃周彥倫荅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

朱晚菰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
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睨堯事此一字用事者
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鳧嘗謁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淮海詩
亦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
爾子美並蒂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
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
黃鍾宮邪

張文潛法雲懷無咎云獨覺欠此公或傳某生語文潛

自以欠字爲得意然夢得送皇甫云從茲洛陽社吟
詠欠書生樂天可憐閒氣味惟欠與君同得君更有
無厭意猶恨尊前欠老劉退之云今者誠自幸所懷
無一欠張何得意之有

舉人過失難干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
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
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爲封禪
書則詔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
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

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
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
用文君取酒金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
湖始其後有譏其詔諛之態死而未已正如捕逐寇
盜先爲有力者所獲搯其吭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
助捶縛耳

太白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
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
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

臥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
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安在君不
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
千萬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
誠激切蓄意深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
于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
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匡正王所者懷抱可見臨川
有勿去草草無惡若比川風俗浮薄此方外之語異
乎農夫之務去者也

遊山寺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
棟梁摧本卽所賦事自然及于乘輿蒙塵股肱非材
之意豈非忠義所感一飯不忘君耶

碧溪詩話卷第三

碧溪詩話卷第四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云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身已老以稷契輩人而使老棄閒曠非惟不形怨望口惓惓如此彼遭時遇主言聽計從復幸年鬢未暮而不能摠誠戮力以圖報効良不媿此歟

杜詩四韻并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字不開故也他人雖長篇若無可讀正如賢人君子並處朝廷但得一二相助已號得人若不能爲有無者縱累千百輩

茂如也寄題江外草堂云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
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
又題衡山縣學堂云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嗚呼
已十年儒服敝于地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講堂
非曩造大屋加塗墍下可容萬人牆隅亦深邃林木
在庭戶密幹疊清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肥采詩
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堂縣學記

寄李員外云遠行無自苦內熱比如何寄旻云舊來好
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岑參云喬生作尉別來

久因君爲問平生否魏侯校理復何知前月人來不
得書夫子素多疾別來未得書北庭苦寒地體內今
何如樂天寄夢得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
贈崔立之云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枕綺諸男皆秀朗
幾能守家規亦皆書一通也

舊觀臨川集有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庵斷蒼苔嘗愛
其斷字最有力後讀杜集當爲斷青冥藥許鄰人斷
退之詩翁樵悴斷荒棘寧豁斷株檠子厚戒徒斷雲
根雖一字之法不無所本

杜尋范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止一云鑪烟銷
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日午獨覺無餘聲
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
聲山月高閒乘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選詩云小人計其功君子道
其常樂天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乃兩句渾用之
韓无妄之憂勿藥喜杜誰謂茶苦甘如薺富貴于戢
如浮雲近人亦用史語坡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見
鄭公但嫵媚常觀南史載王宜興云爲切不須停甚

似一側韻五言但無題目耳

律詩有一對通用一事者更尋嘉樹傳莫忘角弓詩乃
左傳韓宣子聘魯嘗賦角弓及譽嘉樹魯人請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介甫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
意更疎乃景純欲爲顏含筵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
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不回性也人自有性命無勞
著龜

坡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乃唐人責同
年不赴期集辭云柴陌尋春尚隔同年之面青雲得

路可知異日之心也

任昉別謝言揚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報劉孝
綽曰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畧改一兩字豈以會
意處欲常用之耶

臨川有莫林搖落獻南山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如云
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又未愛京師傳
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昔人行事措意默與已合則
喜用之馬少游欲乘下澤御款段不去鄉里雖自謀
獨善亦可爲貪躁之戒伏波在浪泊下潦上霧仰視

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特語以爲何可復
得故東坡云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
大夫行役家人怨應念歸鄉馬少游雪堂亦有思歸
曲爲謝平生馬少游以其可喜不直押韻也

武帝見顏驄龐眉皓首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文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臣老矣老于爲郎此事尤著竊怪老杜屢傷爲郎白
首每稱馮唐而罕及驄愚謂驄生旣不遇三君身後
復不遇老杜可笑也

老杜塗窮反遭俗眼白本用阮籍事意謂我輩本宜以白眼視俗人至小人得志嫉視君子是反遭其眼白故倒用之亦如水清反多魚乃倒用水至清則無魚也夢得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乃倒用蓋次翁無多酌我寄謝嵇中散子無甚不堪倒用絕交論坡云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周昌以趙主刀筆吏後果無能爲所料信不錯而云錯料堯亦以涉譏謗倒用爾又有窮鬼却須呼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皆倒用也

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凡種竹多以五月杜云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又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嘗欲闢小軒以必種目之

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也

唐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東坡有強隨舉子踏槐花槐花還似昔年忙谷云槐催舉子踏花黃是也

坡有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杯又譬如長鬣
人不以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天覺真讚
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在云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近集有素書款款誰憐
杜采筆適適獨勝江楊伴烟花堂秋杜海中章卯尚
追徐河魚潰腹空號楚汗足流駭始信吳皆用此格
永叔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渥吟秋草以爲二子之
窮然子美亦有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幸因腐草
出敢近太陽飛雖吟詠微物曾無一點窮氣孟郊詩

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彭越竟日嚼空螯退之論數
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爲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
而諱所短抑亦東野古淡自足不待學耶

川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
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
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
過栗里云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蓋居渭上醞熟
獨飲曾效淵明體爲十六篇又贈微之云昔我十年
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舊詩云

有節秋竹竿也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兩絕句後詩
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
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云柯邱海棠
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又畫竹云吾詩固云爾可
使食無肉

謁帝似馮唐垂白馮唐雖晚達馮唐毛髮白又長卿多
病久我多長卿病病渴汚官位杜以其爲郎故用之
若他人老與病者恐不可槩使

臨川蕭蕭出屋千尋玉靄靄當窗一炷雲皆不名其物

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近詩蕨芽已作
小兒拳退之已有初拳幾枝蕨

老杜復道諸山得銀甕舊註引禮記山出器車註蓋瑞
應圖曰王者讌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也昌黎我有雙飲醖其銀得朱提見漢志朱提銀八
兩爲一流注朱提屬犍爲乃邑名也

舊說賈浪仙抒思僧敲月下門或引手作推勢遂衝尹
節世傳爲美譚舊于太學得江御史詩一軸有督人
和詩云直饒公補經時序若是推敲總可刪以是知

雷同相從非善學也

碧溪詩話卷第四

碧溪詩話卷第五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錢惟演爲洛帥雷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蔡君謨加
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爲此耶坡作
荔枝歎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雨順
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
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體
何陋耶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補世之語不能易也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
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可爲炙背之獻也

張無盡嘗和山字云安得將明似仲山人疑之以近人
所常用皆山甫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註云
樊仲山所居又楊修荅臨淄侯箋云仲山周旦之儔
只稱仲山何疑之有

北夢瑣言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薮澤人言琵琶多如
飯甑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
人吏稀惟足彪與戲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

多得近城人虎雜居戲爲對云圓冠思得多于鯽刻
木唯宜少似彪

介甫宜春苑詩云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乃暗用漢
文惜百金之產而輟露臺事

柳子厚牡丹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慙慙木
芍藥獨自殿餘春畱與般重輕雖異用各有宜也楊
中立梅詩云欲驅殘臘變東風只有寒梅作選鋒頗
恨不與殿軍商權正一的對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于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

指物程形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巴東逢李潮潮乎潮乎奈汝何退之招揚之杲云之杲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杲歸失得柏與馬之杲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杲歸八門思而悲之杲別我去能不思我爲作詩招之杲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真不須題署也

莊子文多奇變如技經卮索之未嘗乃未嘗技經卮索也詩句中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官

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君不强起時難更坡追此雪霜未茲謀待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

凡聚落相近期某旦集交易開然其名爲盧柳云綠荷包飯趁盧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盧山谷筍葉裏鹽同趁墟趁盧人集春蔬好

江漢有許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于平陸水退潏見舟人謂之水落槽又灘石激湍其中深僅可容舟者謂之洪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臨川萬里寒江正復槽東江木落水分洪以此亦謂水黃帽謂雲袍車非遐

征遠涉不能知也

退之心訝愁來唯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髮爲
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元花又久欽江總文才妙
自歎虞翻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合
意更疏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至長安路八千永叔
今日始知子罪大夷陵去此更三千柳十年顛顚到
秦京誰料今爲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
隨寡嫂行柳直以疎慵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
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柳十一年前南

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
荒十二年蘇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黃
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
法使然故也

永叔以昌黎比介甫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
望韓公吳季野以方賈誼荅云俯仰謬恩方自歉慚
君將比洛陽人皆憤然不平如惡無鹽唐突而宋景
山贈文忠詩有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
卽開門當之二公何抑揚之異也

李翱賦云衆竄竄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

牧之有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嘗愛其語奇怪似不蹈襲後讀子美苦遭白髮不相放爲之撫掌

否卦包承小人吉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上者承之蓋處否當然杜云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其寄傲疎放擺脫世網所謂兩忘而化其道者也

顏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鑠金與本傳不同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爲委巷中歌謠耳豈惠休因爲延之所薄遂爲芙蓉錯鑠之語故史取以文飾之耶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

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

老杜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又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若問舊人劉子政而今頭白在商於送惠休則云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記程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商隱寄崔侍御云若向南臺見鴛友爲言垂翅度春風臨川故人一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編歸

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曾知還聖俞儻或無忘問姓名爲言嬾拙皆如故坡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皆有所因也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衲子烟中靜攤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

劉昭禹云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覓句

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益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
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
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
中看聞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
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楓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
時雖此數公未始不精心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
得

老杜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云豪俊貴勳業邦家頻
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以是知邊鄙之臣貪

功生事結禍招釁皆有以致之一得忠臣處之生靈
受賜矣

古柏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此賢者之
難進易退非其招不往者也又云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先器識後文藝與浮躁銜露者異
矣

杜云爾輩可忘年含悽覺汝賢送爾維舟惜此筵汝與
山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爲簡傲詩家不然亦嘗
有云忘形到爾汝

花卿歌用如快鶻風火生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
鄉里與年少輩拓弓弦作礮礮聲放箭如餓鶻叫覺
耳後生風鼻尖出火子美蓋不狗泥於鴟鶻之異也

碧溪詩話卷第五

碧溪詩話卷第六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于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
逐不使存活爲緩道違詔令蒙青固所宜亦云貴字
官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土命豈不知
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
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
數公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矣余謂漫
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

賦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
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
纓可謂深相知矣

漫叟無爲洞口云洞旁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又云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旁春雲白愛此躊躇
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岑參宿仙遊寺云寄報乘
軒客簪裾爾何容臨川和秀老云解我葱珩脫孟勞
莫年甘與子同袍比之退之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
其顛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中異矣六一

有自慚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說者謂不言
亦可然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亦云吾將求退與翁遊
學翁歌醉在漁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卻望丹崖慚復
羞吁非淫乎富貴者也 六一以下別是一條

心蹟喜雙清茶瓜畱客遲似非用事觀謝靈運齋中詩
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
夏月客至爲設瓜飲甘果二詩蓋用此至若櫻拂子
云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雖等閒題目無一字無
出處

老杜劉少府畫山水幃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
城鬼神八元氣淋漓幃幃猶溼真宰上訴天應泣應物
聽嘉陵江聲云本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
激雷轉空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木異質音響
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魯公壞碑
云六書篆籀數變改遂今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好
與醜坐令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
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德不必強勉亦通神坡詠歛
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鮪

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此皆窮本探妙超出準
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蘇州贈趙氏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簡盧氏生
云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又贈令狐士
曹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坡有夜雨
何時聽蕭瑟對牀欲作連夜語誤喜對牀尋舊約對
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

蕭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
爲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

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意而隱其語

牧之贈阿宜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

臨川道德文章吾事落南華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乃柳詩有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恐亦用此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時嚴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預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強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其平居趣造自是唐虞上人時夸儀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姦臣蘇張爲渠魁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薺薺餓首陽裘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永叔萬釘寶帶爛腰環人謂此帶幾度道著觀子美緋魚亦及之扶病垂朱紱挈滯著朱紱銀章付老翁世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品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我欲折緇留此老緇誰作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

有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死甫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化小兒所苦甫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

坡次韻樂著作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又武昌西山云同遊因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李成伯題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挾君交號令本初竊地搶姦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

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見猶道帝王宮語幾乎罵矣
婦渠偶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云黃
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其罪更大也
西湖橫斜浮動之句屢爲前輩擊節嘗恨未見其全篇
及得其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
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
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
共金尊其卓絕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有七言數
篇皆無如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八一枝抵歎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之句

杜云築場憐蟻穴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民愛物意臨
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愚
謂世之嚴督征賦而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
形實微蟲智耳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嘗疑其語太
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
云高秋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東來賈客木棉裘飲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熱

臥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云夢中作蓋坡嘗衣此坐
客誤云木綿襖俗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俗不可
得也坐客大慚賈客事乃南史孔覲二弟頗營產業
請假吏歸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棉絹紙席之
屬覲徧喜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
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陞
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夢得送
李策云深春風日靜爭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

白面生

碧溪詩話卷第六

碧溪詩話卷第七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聲利也杜老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或是題李明府壁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喜不得也杜集多用經書語如車轡轡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渚
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天陞赤墀
植璧鳴玉法度森鏘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
淺不類耶

劉禹錫謫連州作畚田行云何處好畚田團團縵山腹
下種暖灰中乘陽坼芽蘖又作竹枝詞云銀釧金釵
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
宜倍其勞而耕反鹵莽也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鉤輞
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飧忽逢乘馬

客恍若驚麕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賓客謫居
朗州而五溪習俗盡得之矣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坡云古今
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疑釋氏所謂
具眼也

子美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野飯射麋新本名狀郊居然左氏楚人致晉師晉人逐
楚樂伯餘一矢射麋以獻又晉師及熒澤魏錡射麋

以獻楚潘黨曰子有軍事無乃不給于鮮皆飯于野而射新事也又市喧囂近利亦指稱東屯所居蓋齊侯欲更晏子宅曰湫隘囂摩晏子辭曰近市小人之利也亦喧而近利事其餘雖一兩字暗貫經傳者可勝數哉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爲當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曲敬可知矣雖然樊宗師見劉义詩尚爲之獨拜況老杜乎

數物以個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

一個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遠井欄添個個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東坡云筆工做諸葛散卓反不如常筆正如人學作老杜詩但見其麤俗耳

張籍贈令狐云久爲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師求斷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蘇州寄璨師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

懸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八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

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沙云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成于促迫而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辭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紫烟羃疎島沙篆印迴平詠月云輝斜通璧練彩碎射沙星

臨川愛眉山雪詩能用韻有云冰下寒魚漸可叉又羔袖龍鍾手獨叉蓋予厚嘗有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叉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昔實愚意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學中鑪亭議題紛喧闐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家爲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始時語

且橫既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間氣爭古先誠有之也

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薨薨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玉逢原晝睡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口吻如針錐嚼人肌膚得腹飽不解默去猶鳴飛雖然今尚爾無奈當有獵獵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可僥倖自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旄頭俯澗壘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不能具述子美有同學少年多不賤又小徑升堂舊不斜羣仙不愁思夕烽來不近皆人所不敢用甚類周禮凡師不功左傳仁而不武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楚歸而動不後本以易無字爾而語勢頓壯

唐趙璘述因話錄載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謂

人曰茶須緩火炙活水煎坡有活水還須緩火煎恐亦用此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却飛蓋爲聞山鳥輟鳴騶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

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此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纏腰衫委地紫紱相

輝應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云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一拜藍峯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俱自在也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儻來惴惴唯恐後于他人何異投骰者

心動于中而色形於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
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
其細其理信然

范文正云雷霆口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孝難
于兩全也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以
爲非孝公之謂歟

樂天及第後歸觀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
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
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

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此又不
可曉也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
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兼濟加澤
之心可見未嘗忘也

碧溪詩話卷第七

岩溪詩話卷第八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
於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杜老壯遊云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劒池石壁久長洲荷芰香嗟我閭門北清廟映迴塘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
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

襄漢南遊江淮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徙金陵上潯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採覽非其狂也使二公穩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助于江山鄭絳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也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

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

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

坡去一言字殆歇後也○案上有成言字此安得爲歇後注疑非本文

亦此意也

白公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余謂新進少年躁銳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謂忠誨矣又有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管三復之豈惟鈍者偏樂聞此等語耶

宋之問陸渾山莊云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東坡海

外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蓋古今
注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柳子厚云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鷓鴣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
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
濁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歟

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
云友于皆挺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蕞從武
帝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慨云蓋

定是才子番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蕞後母和御詩
上輒手詔戲慨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
誰謂貽厥無基趾二事政可對也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以爲鷓鴣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
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
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此乃戲效俳體二首其二
亦云瓦卜傳神語皆是處方言則烏鬼非鷓鴣明矣
余昔官辰州嘗借詩集于士人中有小編字云成都集
乃天慶中進士葉沆所作上百篇時有可觀如閒居

感懷云身閒難報國語直易傷時村墅云夜庭和月
掃秋戶拂雲闕亦可想見其胸襟矣

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
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
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明老杜而補亡之
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世人喜于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
萬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教忠之家風舊矣

坡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

谷王褒餉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
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
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轉狀賓鴻次第飛顧況
云安得凌風翰蕭蕭賓天京老杜別浦雁賓秋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
買到黃牛教子孫世傳云一武人詩也不惟勇退雅
志爲可喜而易道家所忌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張籍云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力方坡贈金山元老云蒜
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
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
銷紅黎元耆舊何遽忘之即徐考其集白送姚杭州
赴任因思舊遊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
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是未
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
兩首倩畱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莫
莫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
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

不必言

白云赴涼行繞竹引睡臥觀書坡引睡文書信手翻書
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辰人以藤代簍酒名釣藤俗傳他處卽不可用或謂但
恐釀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至詩云閒
拈舊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則巴蜀亦有之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其徧伎險刻決非長者
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
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恐亦寓此意

嘗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
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鮒有對矣滿堂盧胡不止因
戲爲足成其語云京市鮒先夸召伯浙音魚或號周
公

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媿公爲遠公優時辨才退居未
嘗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
永記二老遊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
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
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

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
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政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樂天謫潯陽種寄在絳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
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白謂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
復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
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
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
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推之前詩厥論高矣然居

易荅元書以三秦爲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恐特傷離索耳白公罷郡亦嘗有云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

石曼卿贈鍼師云臥龍有病君醫取心爲生靈不爲君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較知痛蒼生爲淚垂賢者設心不期而合如此皆未行其志惜哉

曼卿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謂有村學中體嘗嘲之曰詩老不知梅格在強拈綠葉與青枝至于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成均瞽宗無以加也

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遁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爲世俗言也

文潛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

寒水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碧溪詩話卷第八

碧溪詩話卷第九

蒲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
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
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
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
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
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

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
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
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
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
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
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
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
賢矣

永叔嘗謁執政坐中賦雪詩有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
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當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豫裴晉公宴會但
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閑殊不知
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
淡然無著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
歎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
終食不可忘也邊兵之語豈爲過哉如退之始知神
官未聖賢護短憑愚要我敬雪徑抵樵叟風廊折譚
僧真作閑詩也

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
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爲祟因爲詩曰嵇紹似康爲有
子郗超畔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
子元菴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己其子充之惡按
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
也

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註引樂天三杯
藍尾酒一樽膠牙餠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
對酒非鑽火時事也宋景文守歲云且盡燈前藍尾

杯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
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
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
白云不才空飽暖無力及飢貧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
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畱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
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
云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牌

刻有士題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蔡公丁謂曾畱行記從而題詠
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
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皆
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
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畱與行
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蔡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因過
之偶爲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鑒忠精更遺清冷
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衣馬自輕肥
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潘岳裘馬悉輕肥柳絮才高
不道鹽雖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人評其賦
但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事乃陸韓卿中
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
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其事乃用白交汾
陽于行伍中竟脫白于禍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
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析亥字
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爲二萬
六身各一縱一橫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
日數傳以趙之明歷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群
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
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詩
送人洪州云干斗氣沈龍已化置荔人去楊猶懸送
人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隨秋草遶碑荒送人
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雖鄰封

密邇不可移也

退之韶州畱別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
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
當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宜
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
奐傳陳後主欲以總爲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
華而無園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
才是詩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
商隱贈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

老杜贈李祕書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子太白酬賓公
衡云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子韋蘇州每
一觀之子高詠尚起子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煩
畱客先惠高文謝起子豈非用事偶合數公非蹈襲
者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葢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蓴絲熟
又豉添蓴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蓴
魯直鹽豉欲催蓴菜熟

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子寢處一青幃三十

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荅曰彼詐我誠
雖敝何害實不忍以敝獲棄耳斬者魏之故魏野詩
云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縉紳而
問迂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爲人所景
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
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四座各低
回不敢捩眼窺可爲善言場屋事若平日所養不厚
誠難傲兀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
不十年讀書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
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乃北
夢瑣言記溫庭筠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
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
數人也余嘗以八叉手對三折肱

溫公自稱迂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
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閒
適之樂耶

白樂天云身閒當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卽地仙葢用顏
蠅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白獻晉公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敘
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爲作詩法也

齊謝朓出守建安王宣猷堂飲餞並召時才賦詩用十
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舊
手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
新題思有餘

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靈

在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矣
此語不作可也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飢餐雪辨舌縱橫印佩金語
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
隨家雜此詩正類此

坡和刁景純暨柳子玉岡字韻詩至第七篇云屢把鉛
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龙涼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
之劍華藻繁縟左傳老涼多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
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嘗觀臨川解我慈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
穀梁傳註孟勞魯寶刀

碧溪詩話卷第九

碧溪詩話卷第十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
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
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
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則誨何爲而作古
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
等哉故譎諫而不斥者惟風爲然如雅云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誑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

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
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
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
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濁文舉爲然自東方生而
下禰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體材
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
口口角如銜箝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食不下
喉近亦能稍稍皆諱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

簞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
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
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
薄欲飛未去先說饑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
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卽喧開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
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
千卷一字不救飢飢來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
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爲於菟土銼冷疎烟乃

蜀人呼釜爲銚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湖凡
船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纜爲百
丈塹抵公哇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幾稜去聲市暨漢西
巔巘人謂江水橫通山谷處爲漢子厚桃笙葵扇安
可當宋魏之間謂簟爲笙欵音乃音一聲山水綠乃
楚人歌聲臨川窗明雨不借楚人以草履爲不借東
坡倦看澀勒暗蠻村蓋嶺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風
南註云於潛婦人皆插大銀櫛謂之蓬沓又幾思壓
茅柴禁網日夜急山谷鶯涇社公雨鶯啼花信風皆

方言也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恭是題下註斷自
我昔遊錦城爲句首予瞻謂杜備諸家體非必牽合
程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以後
天步多棘凡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魯直亦
云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銜憤痛
切骨後世但識瓊瑰辭今觀此篇敘鴻雁羔羊禮有
太古尊君親上之意爲明皇設不疑至于杜鵑行乃
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

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指斥罵詈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主也

因話錄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贊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明日寫舊製獻之蘇州吟諷大加歎味因語皎然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則知其詩名于未識前矣豈覽其乍學古體卽疑其不逮所聞邪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卽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云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慈樓寄諸季云迨茲聞雁

夜重憶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
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讒聞交瘡當一變而怡怡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
穩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見送姪安節詩言其伯
曾有送老蘇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
關穩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
辰沅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
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于畏
途也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
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髭
之若豈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畧嘗戲王約以肥而
癯荅以瘦而狂昭畧喜曰瘦已勝肥狂應勝癯

晨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
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八
晉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
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

苦怨西施豈足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此物者

皆可以爲戒

案宋刻李義山詩小憐亦作小蓮與此正同姑仍之俟攷

曲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
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邨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
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
又兩韻者多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耳當
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
千十六字哉竊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貽久
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愈

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偃僂而作者勞佚相
絕嘗作秧馬歌敘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
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塵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
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亦巧于用事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于仁愛撫養
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
嘗觀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
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爲俗
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凍聲范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豈
辭雲水三千里因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
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妒姑山客
謾夸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已一篇中用事者十七
八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韻餘廿八鄰家尚得饒婦逐
贊享古已然幽詩自宜錄用女贊棗脩八月剝棗誰
云食之昏用范晔棗膏昏蒙願比赤心投皇明儻予
燭用蕭琛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以是

知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
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
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蔥佳
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
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
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
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笋冬生豈是青青
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淺

近然當于理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別葉乍辭風等語
麗矣不過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
求宮律高不務文章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長慶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于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
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
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
十杜尚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
瘡痍者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

熟考之耶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語句尚
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百
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
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
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已
者何異然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
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
志蕭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
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茲悟生理獨恥事
干謁言志大術疎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
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遯旣不合時而又
不少低屈皆設疑互荅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
之乎中間鋪敘間闕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
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一已失得
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
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

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
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正合乎
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持目此詩爲心迹
論也

碧溪詩話卷第十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碧溪詩話跋

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遠文以敘而傳敘以德而久古
太史氏職採民謠緝爲歌詩以獻於王王以知其才而
見其志于是乎伸之及古道廢闕英才埋沒往往託之
著述比興以自見者多矣然非得當世聞人表而出之
則亦無以取信於後世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已動與
物忤志不獲騁終老林下遺文頗富未克流于世而遭
畧子之火獨詩話十卷僅存大丞相陳公妙年以文章
先多士爲天子名宰望重德隆不輕許可載覽遺藁歎

惜不遇慨然以盛文序於首正聲勁氣端莊典雅遂使積年曖昧一旦光明相與傳久可謂立言而不朽者次年七月甲子廓敬書於後以示子孫無忘盛德焉

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往往徒資笑談之樂鮮有益於後學若碧溪詩話議論去取一出於正真所謂有補於名教者其詳已具大丞相陳公之敘永存與先生宗裔同出光之固始乃敢鋟木以廣其傳乾道己丑孟冬吉日右朝奉郎權知蘄州軍州事黃永存謹識

左史楊公

邦弼

誌先祖之墓其略曰公登宣和甲辰第

授長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謂稱辟差沅州軍事判官攝倖事郎將汪

長源

與僞會有隙曾鼓衆

數萬聲言渡江乘城人心恟懼公奮不顧身入其巢穴曉以禍福悉愧懣謝罪一州賴以全繼權麻陽縣遭巨寇曹成之擾公率羣儒于敵禽其將賊衆宵遁尋辟鄂之嘉魚令下車未幾流移還集復權岳之平江甫半歲師漕交辟處之賓幕平江土民千餘人詣都督行府乞還任丞相張公

浚

止其事有詔卽真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遏絕水道官軍屯岳陽而縣距州數舍地險艱於

轉餉公慮糧食不繼預設巨艦令民輸租其中得米千餘斛乘風而前賊引數十艘尾逐會官軍至隻舟不得返因降其衆官軍得以仰哺賊壘遂平秩且滿有權貴寄產于縣境爲民患者公按以三尺乃爲排根自以植卽不善諸俗遂委官而歸無復功名意丞相張公以人物爲已任每欲推之要津及帥閩招致幕下數月竟不官畱丞相見其確守退志乃謂人曰如黃令之才使稍宦達何所不至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負弗克施良可惜也公學問優于人志度闊深調護不虞不

動聲氣遇倉卒州縣嘗倚以爲重居官所至人愛所去見思一時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公爭相辟置故其風績迭見于湖北表裏如此先祖嘗著詩話十卷發揮杜少陵箋奧不得施用之處鄉衮正獻陳公爲之敘引學者從誦習之比刊于蘄春先君復刊于家塾所傳廣矣熹小肖分教潭湯適在先祖遊宦之地詎可無此書乎因稍正其訛舛刊之學宮且以出處之大方識于卷末庶觀者有所考焉嘉泰二年癸亥正月朔旦孫從政郎沅州學教授熹謹書

歲在壬子予守沅蒞政之暇遍觀學宮所有書籍一見
碧溪詩話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
家之詩悉指少陵爲歸宿地雖于去取閒默寓其不得
時以行志之憤然議論皆本于愛君憂國事親敬長一
掃騷人絺章繪句之習其于名教豈小補哉孔子曰詩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碧溪其有見于此乎沅本
字小而訛予司臬鄉部公餘略加訂正而錄諸梓非惟
可以便觀覽亦使此集之傳益廣云咸淳己巳立秋日
澧陽聶棠識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
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
家本莆田而占籍於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
自言官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
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
同船語淺情真不失風雅之旨矣

康熙戊子三月小長蘆朱彝尊識於曝書亭

吾家詩學肇自莆陽監察公昆弟厥後文節爲江西
鼻祖而閩中一派流衍特長論者以晚唐體目之不

知宗法有本厚人倫維風教常明公碧溪詩話具在
可攷而知也模自壬午入閩得拜族尊莘田先生先
生官四會令罷歸家居蕭然環堵焚香著書不特文
章媲美前人氣節尤與常明公符合益信君子之澤
未有艾焉新安鮑君以文近有叢書之刻模因檢所
藏曝書亭舊鈔亟請開雕以文復購善本校其訛脫
詳載前後序跋又皆竹垞先生當日所未見而常明
公之生平功績於以燦然發潛闡幽以文高誼感不
朽矣乾隆丙申陽月無雙後裔黃模敬書

